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秋七月己巳朔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詔撥提舉修河司物料一百萬應副

庚午朝奉大夫岑象求為考功郎中

辛未中書省言内外官再任及六曹郎官於本曹易部

並係降誥緣元除已給請今後止降黄牒從之

壬申吏部言祕書省官三年為一任復置館閣校勘正字四年成任任滿除祕閣校理校書郎任滿除集賢校理並謂陞朝官知縣已上資序之人餘且除館閣校勘候及上項官資序改校理校理以上資任依官制以前法到館一年與通判一任回并到館三年與知州已係通判資序即二年與知州祕書省官闕陞不用舉主著作郎佐郎祕書郎並除陞朝官知縣已上資序人餘如

舊制任滿日著作郎除直集賢院佐郎祕書郎除集賢校理從之　樞密院言新復諸監牧馬元祐三年經春大雪苦寒已特免一年比較其人員兵級欲取死亡最多最少者賞罰從之　詔三京緣賊盜按舉許留守司行遣外其緣軍馬將兵按舉及差官事令逐路安撫司行遣從京西安撫司請也

甲戌右諫議大夫范祖禹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劉安世右司諫吳安詩同奏乞留祖

禹依舊供諫職而祖禹亦請追還告命詔其告命令閤門繳納從祖禹等所乞在十二日令并書

步軍都虞候姚麟權殿前司事其馬軍司并新舊城巡檢令以次官分領之　明堂禮儀使知樞密院事安燾奏近為母患病乞罷明堂禮儀使及知樞密院事除一在京宮觀差遣詔特給假侯母疾稍安日供職其禮儀使司公事令就家行遣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伏聞安燾以母病在假孫固以老疾求退聞燾母病已危惙固年踰七十必是筋力

漸難支持臣竊慮執政又有闕員不敢不先事而言執政與人主同執天下之權其任至重必有才德公正無邪可保其不欺謾為天下所服者乃可登用不可止以勲舊亦不可止以科第進也樞密院必得曉知邊事多所更歷之人門下侍郎資任最隆皆次宰相伏乞深留聖意詳加選擇陛下自去年以前所用執政多協人望其間雖非全德亦有所長可稱惟近日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臣昨於簾前奏陳料陛下必盡記憶今若

有闕不可更不得人重失天下所望也此奏仍乞留中

乙亥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竊以都城之役程工浩瀚

開廣池隍最為大事全如受敵邉備動揺人心盡發封

樁官錢蠹耗國力毀撤廬舍生者不得安掀剔墳隴死

者不得息棄土山積旁無曠地稍已堙没園林浸至壅

閼道路近郭居民深以為勞兼冒寒暑怨通幽明累德

損政莫甚於此言者相繼指擿明白日聽蠲罷邈未蒙

省獎病之跡横在十目愁怨之聲達于四聰未諭朝廷

何憚不革且以糾殊異之情久則難齊任困苦之事極
則生變羣疑不觧理有可虞今若但省工料別議歲月
未免久勞終是無益臣愚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放散見
雇人夫只留廣固軍兵壕塹據已開處令結絶了當城
壁據未堅處令漸次修築除冗費之患去妄作之擾使
民情安悅而氣和人力舒暇則功倍輦轂之下先見安
靜誠今日聖政之所宜為也伏望深留宸念貼黄城圍
既竣三面自合周全壕池已開兩隅不須通鑿況丈尺

甚廣用力艱難未見一利已集衆害雖欲遂成勢亦不可苟於就功終恐生事伏望聖慈斷在不疑罷此煩役已行之後乞賜採聽當知遠近人情上下安悦臣聞先帝朝知開封府王安禮以修城發掘民間墳墓數多羣情愁怨因此建言先帝惻然即日指揮裁罷人用安寧恵浹幽顯以此見先帝聖意愛民深切但臣下蒙蔽不言故有所不知知則未嘗不曲軫念慮亟為措置也若聞今日之事當立有處分如陛下納用忠言憫恤民害

能罷得開壕以慰都人是能承先帝之意何嫌而不為也伏望聖慈早賜指揮廣固指揮自有三千餘人每年更有差到廂軍一千人自是入役四年千餘人已為不少可以責辦工料漸次修治元管使臣十員可以分頭管勾 熹奏此以七月六日先奏以六月六日范祖禹云在五月末十月十八日開浚壕河事擬屬京城所

是日知樞密院事安熹以母喪去位 此據政目增入

丙子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劉奉世為户部侍郎光禄卿直龍圖閣范育為樞密都承旨左諫議大夫兼權

給事中梁燾言劉奉世除户部侍郎范育除樞密都承旨竊以西羌納欵奉世首豫此事習知本末不可更易育權領户部頗能盡心閱日寖久宜見成效二臣之材各有所用使安其職足以濟物所有録黄謹具封還詔劉奉世先次依前降指揮行下奉世先次依前詔事在十二日今并書右正言劉安世言范育昨知河中府嘗有闕行嬖人用事干撓政刑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流聞道路君臣之間有不可言者使育實有過人之才義難終棄猶抑之

散地更加歲月磨滌瑕垢漸次任用或為清議所容今育之學術知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僉言此方外除巳玷卿列曽未席煖擢寘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才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詔育權發遣凞州改育凞州在十一日今并書

朝請郎比部郎中劉宗傑知郢州放謝辭令御史臺差人押出門宗傑舊以獄事坐廢任郎官後累狀聞奏大赦前制院事

巳除落元斷私罪輙於別司案内録元文字再將大赦前事論奏故有是責（孫升云云在明年三月二十九日）亳州司户參軍徐州教授陳師道候大學正有闕日差從左諫議大夫梁燾薦也

詔復置外都水使者令河北路轉運使謝卿材兼領（六月二十四日卿材再任河北二年二月末曾肇言四年二月四日范百禄言可考）

殿前都虞候寧國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為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七月十五日梁燾云云）馬軍都虞候忠州防禦使李浩為黔州觀察使永興軍路總管

步軍都虞候威州團練使姚麟為殿前都虞候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康州團練使和斌為步軍都虞候皇城使果州團練使帶御器械呂真為衛州防禦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依舊鄜延副總管　皇城使廉州團練使劉斌為信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詔陜西河北河東路逐年封樁保甲冬教賞物自今後免封樁其合用賞物令轉運司應付仍令保甲司秋季約度錢數闗轉運司預排辦於教前足備如違保

甲司以聞當議重行黜責

丁丑遼國遣使保静軍節度使蕭寅副使朝議大夫太常少卿充朝文閣待制牛温仁來賀坤成節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竊以殿前三帥之任所以侍衛禁嚴統率士旅惟威名足以弾壓羣衆惟勇健足以慴伏悍彊非其人難受兹寄伏見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久艱步履屢廢朝參乃即家居以治軍政且侍衛禁嚴豈宜安坐燕私而統率士旅不當自負至此况明堂日近伏望

聖慈早賜處分以安中外苗授三年七月十二日為殿副

已卯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為保康軍節度使知潞州步軍副都指揮使冀州觀察使劉昌祚為武康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使

詔諸司應奉明堂限八月中旬以前申請畢從大禮使之請也

范祖禹言臣竊聞韓嘉彦已選尚公主此先帝遺意而陛下成之韓琦勲在王室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太皇太后陛下為至慈在皇帝陛下為至孝然臣伏見

國朝以來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彦已選定宣繫而忠彦執政此非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法使後世姻戚預政自陛下始臣竊惜之陛下一言一動當以祖宗為法況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為大事一開此例後不可止陛下自聽政以來於親戚無毫髮之私天下之人無不服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家如此非所以報功也陛下念琦之功冨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勲舊如趙普曹彬之孫何

嘗執政豈是祖宗不念功乎自用忠彦以來外議藉藉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之為婚罷之有名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曽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黜之則已傷恩是欲厚韓琦之家反薄之也不若保全忠彦無使致於滿盈顛覆臣今已蒙除新職罷言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面論今又變祖宗故事所繫甚大雖已去職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臣與忠彦是親素無嫌隙但不忍上負陛下任使不欲陛

下有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知忠彥不恊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亦乞陛下知察祖宗以來無疆族根據朝廷今忠彥執政弟尚公主恐權威太甚宜防其漸此擬祖禹家所藏奏藁蓋七月十一日所上御史中丞傅堯俞言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彥尚主物議籍籍以為未當臣不敏不敢臆度其是非臣竊謂李德裕實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

私第是等無他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自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況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為比其獘將深且書於史册云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為譏議顧不惜哉願陛下深思之陛下用臣輩為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陛下之罪不容誅矣（堯俞言附祖禹後八月一日忠彦乞罷不許）

庚辰夏國遣使賀坤成節　門下侍郎孫固為明堂禮儀使中書侍郎劉摯為儀仗使同知樞密院事趙瞻為鹵簿使尚書左丞韓忠彦為橋道頓遞使以禮儀使知樞密院事安燾丁母憂故也後十日詔安燾俟卒哭起復特給宣借兵士十二人　左司諫劉安世言臣竊謂國朝以來初革五代之弊用宰相以主文事參知政事以為之貳命樞密使掌武備則設副使簽書以為之佐雖員數名品時或不同而文武二柄未嘗專付於一人

也今安燾以毋憂去職本兵之地惟有趙瞻竊聞又以私故見在式假方西戎納欵南蠻入冦邊防兵畧正務講求差之毫釐遂失機會所繫甚重恐不可全然闕官伏覩英廟亦嘗命宰相韓琦兼樞密院事國史具載最為近例若陛下謹擇人才未欲輕授伏乞且依故事命大臣兼領所貴緩急不誤大計　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竊以樞密院朝廷機要之地兵政邊事所繫尤重今但以獨員領之於國體誠未為安伏望聖慈特出中旨

委一執政兼權事干大計願留宸念貼黄若以目前淺近言之則偶闕一大臣未必便有闕政似不足議論若為國家深遠計慮則事體至大不可不言蓋密院之政動干機要祖宗以來多用三二員執政謀謨詳博處置精審仰惟聰明洞照至理伏望深加省察早賜指揮宰相以下至右丞同是執政皆可兼樞只在聖意所命不須全用故事但得密院常有兩員執政便是朝廷法制樞機之地直須謹重伏乞聖明俯加採納此事合自清

衷處置不須更有訪問外臣或致牽制難行有損國計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薦馮京趙禼可任樞密曰臣伏見馮京在神宗朝爲參知政事與王安石論議不合其後與呂惠卿同執政爲惠卿所傾因鄭俠獄罷政事及安石與惠卿爲仇惠卿纔進安石私書其一紙云勿令齊年知京與安石同歲故安石謂之齊年神宗因此知京不欺故安石再相之日即召京於成都知樞密院趙禼守邊素有威畧神宗一見禼委以西邊之事討伐安

南雖無大功然處置南事多爲之力今爲久在延州於國實有勤勞若置在樞密則西北二邊及蠻方之事皆可訪問臣僚中熟知邊事實未有如爲者京雖有女嫁蔡確然趨向各異如文彦博亦與蔡確爲婚姻吳充亦與王安石爲親家何甞相黨若趨向皆同縱不爲親自是黨也祖禹又言臣伏見陛下罷免范純仁獨任一相古者三公官不必備葢充此位者未易得人陛下重惜如此古聖帝明王之意也然竊恐自此天下之事未免

益勞聖慮太平之期未可望也何以言之臣觀今日大
臣未有可副陛下任使倚信而不疑如司馬光吕公著
者也吕大防未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純仁自居大位
純仁頗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麤
疎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物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
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
所賴者大臣大臣所賴者賢士大夫百官昔司馬光為
相欲知選事問吏部欲知財利問户部凡事皆於衆人

講求便者存之不便者去之此天下受其惠也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亦未聞召一賢士大夫問以政事得失人民疾苦其監司知州自外來者亦未聞召一人問以州縣利害文書成於吏手官曹不敢爭執物情不接上下相蒙但聞專任吏人而已若有差失為害必甚臣望陛下特出聖斷以儆飭輔臣無使大防得專制朝權無使臣下得乘間窺聖意陛下深居帷幄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劉摯

本以鯁直敢言陛下所自拔擢自居中書人多言其有窺伺相位之心與同列議論多洩其語與言事官相表裏范純仁好用親戚摯不與之爭洩其語於言事官使攻之呂公著嘗與臣言摯若進德修業何患不為宰相何須如此摯之此心同列亦多覺之夫宰相者不得已而為之當以為憂若以此心得之必無善政矣然則朝廷何所賴天下何所望哉又鑒别人物更不及純仁純仁上則為大防所制下則數為摯所中懦而不立以至

於罷夫陛下極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臣以此知人才之難也昔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為相問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髙祖論相以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参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陛下專任大防而劉摯有欲相之心必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二人又皆人望

素輕風節不立陛下臨御以来所用執政惟韓縝作相不合公論餘皆大愜天下之望其閒雖非全徳亦皆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决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由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此臣之所深憂也惟陛下稍自攬權綱無使威福之柄漸移於下臣非敢離閒君臣陛下以諫官為耳目若有所聞見不以告陛下則上負任使若朝廷政事

自此日勝一日豈獨大防有賢相之名乃祖宗生靈之幸萬一如臣所慮豈不可使陛下預知之哉臣不勝憂國惓惓之心又言蔡確罪惡初達朝廷大臣皆不以為意及諫臣論奏陛下已怒然後大防奉而行之純仁與王存則固執議論立異此所以不同耳夫大臣乘人主喜怒以起勢立威則皆畏之人主惟見其順已而不自覺權移於下古之彊臣皆成於此惟陛下深戒喜怒無使臣下得乘其便而作威福也祖禹本章如此或為劉摯隱輒有刪削祖禹家

傳又從而增飾失祖禹意甚矣今具載本章仍以家傳所錄附見此後劉摯終為賢相雖具載此瑜瑕固不相掩云　時呂大防獨當國眷注甚重祖禹因言呂大防未為執政以前人望不及范純仁自居大位純仁頓失人望是以大防比之差少過失然其為人麤疎果敢好立崖岸簡於接納士大夫多不親附夫自六曹尚書侍郎兩省侍從皆朝廷所與共為治者也天子所賴者宰相宰相所賴者士大夫比年以來未聞宰相召一人問以本職事陛下深居帷幄皇帝未親庶政尤不可使宰相權重宜防其漸夫以陛下極天下之選取於千萬人之中得此數人而猶如此知人才之難也昔神宗以陳升之有才智既用為相問於司馬光光言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為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王欽若丁謂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今陛下專任

大防而劉摯與大防協同此非相參之人也近用左右丞二人人皆人望素輕陛下臨御以來所用執政惟韓縝作相不協公論餘皆大愜天下之望其間雖非全德亦皆有可稱近所用二人殊不類前後差除以臣料之自此廟堂議論必無異同朝廷政事一決於大防與摯無有敢違之者如此則公道何以得立臣權安得不盛恐非國家至計惟陛下稍自攬權綱毋使威福之柄漸移於下陛下以諫官為耳目有所聞見何可不以實告若朝廷政事自此日勝一日豈獨大防有賢相之名乃宗社生靈之福萬一如臣所慮豈可不使陛下預知之哉左右丞乃韓忠彥許將也　范祖禹子冲作家傳云謹按晉趙孟問秦醫和曰誰當良臣和曰子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汲郡呂公在元祐為相八年四夷無事中國晏然年穀豐登家給人足可謂有功社稷矣至於減任子省吏額嚴資格抑僥倖身當天下之怨而無私焉亦已難矣忠宣范公熙寧元

豈聞數與王荆公爭新法流落在外逮元祐初以公議人望爰立作相蔡確之貶忠宣以謂不宜長告訐之風及紹聖中大貶元祐諸公忠宣獨以救確得免乃上表乞放還大防等其言哀切聞者無不感動坐是謫置永州嗚呼仁人之用心也先公之於二公非故相戾也而當時數論列其過失者不惟責備以謂宰相所為人主不可不盡知之要當察其不善而成就其賢宰相之業盖為朝廷計也後之人當知先公之意盖出於此

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劉安世右司諫吳安詩言臣等伏見章惇在蘇州日强以賤價買朱迎等抵當田産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右正言劉安世累次論列蒙朝廷下江淮發運司體量皆有實狀日近竊見勅斷罰銅十

斤臣等按惇嘗備執政固宜奉法循理尊君愛民而氣

燄凶悖切持州縣貪利無厭使人失職原其不畏國法

之意蓋有陵蔑朝廷之心而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

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天下之人

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

逐深恐無名伏望聖慈深賜詳察明降指揮候惇服闋

特行廢置所貴姦豪屏息永絶後患不報新録因舊録以此章繫之

七月十二日且畧加删潤所云無恤反汗之嫌自遺養

虎之患按劉安世集此章具存初無此二句也其意則

固然矣今仍用安世本章實録云詔留俣然安世等後數上章云累月未蒙施行則留俣之詔元不降出也今但云不報六月已嘗辨之八月二十二日俣憚服闋與宮觀詔內外文武官及宗室內侍官應支賻贈絹布米麥錢羊並四分減一應官員丁憂亡歿式令無賻贈者不得引舊例陳乞所屬亦不得奏請從戶部之請也

辛巳宣義郎韓嘉彥以選尚溫國長公主為左衛將軍駙馬都尉　祕書少監直龍圖閣葉均提舉洞霄宮以疾自請也右司郎中林旦為祕書少監　吏部郎中晁

端彦為左司郎中考功郎中孫路為吏部郎中三年十月十八日路為考功六年十月二日改除講也　承議郎祕閣校理提點秦鳳路刑獄張舜民為考功員外郎　中散大夫集賢校理蔡河撥發王哲為直祕閣提舉崇福宮

壬午中書省言三班奉職陳永和狀親妹美人出殯開聖院永和與弟姪等係朞親乞掛服守靈詔不允

癸未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風聞劉舜卿知熈州威信行於羌虜邊部賴之以安蓋今日之良帥也伏見除授

步軍副都指揮使知渭州渭城帥府然未若熈河之衝要用材所先蕃漢素服舜卿之名況今黠敵欵塞變詐不易窺測舜卿思慮深密皆得賊人虛實必有擒縱謀畫以奪其姦心當此之際未可移易雖朝廷加意掄選得人代之後來者初至未練情偽不如久居之安習其事也伏望聖慈詳酌指揮加以新恩且仍舊治以重國體以固邊計上寛清衷西顧之憂貼黄舜卿治邊誠為有勞然歷歳未久累有恩除朝廷待之固已厚矣且令

控守衝要更責後効俟羌人納欵三二年間貢奉如禮
西略安静即别加任使亦未為晚
甲申坤成節羣臣及遼使上壽于崇政殿　詔除三省
樞密院外其六曹等處不得押貼子勾喚人吏如有合
會問事許押貼子取索仍令實封齎還御史臺合要人
吏指說即依原條
丁亥樞密院言湖南安撫鈐轄司奏邵州城步寨蠻人
刼掠人户乞添差兵甲詔逐司體度如蠻人尚敢潛伏

結連令多方捕殺若結集數多攻圍城寨即選兵將分頭掩殺勿令深入

己丑樞密院言湖南蠻賊攻圍邵州關硤城步寨詔安撫鈐轄司體度差兵將官救援仍措置以聞

庚寅權吏部侍郎王巖叟為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朝散大夫權江淮荊浙等路制置發運使范純禮為光祿卿將作監趙令鑠兼權太僕卿新兩浙轉運使朝散郎直龍圖閣孫覽為發運副使朝散大夫度支郎中葉

温叟權兩浙路轉運副使朝奉郎知大宗正丞事燕若古爲度支員外郎權給事中梁燾言臣竊聞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以聚斂刻急害民至今瘡痍未補若古實附其事得罪清議方朝廷判白善惡清明政體斥遠居厚姦吏濟惡之黨不當甄用況今吉士盈廷流滯者衆郎闈高選宜任端良輕以授人未協輿論所有録黄謹具封還其録黄内有范純禮等差除乞依例先次行下詔若古别取旨尋改權發遣開封府推官改府推在二十八日

詔京城五龍廟以會應為額（今并書别取旨據政目增入乃二十四日事）

辛卯吏部言選人任知縣縣令事務繁重舊法令監司知州通判每歲限定人數舉充已是暗陞一資若到任有改官舉主二員又得循資及比常調復減舉主一人改官近有不由縣道仍帶奏舉資序如諸州教授之類顯屬僥倖欲今後教授并特許奏辟差遣如係奏舉職官知縣縣令資序候得替合該磨勘並依常調本資考第舉主升改官資如願罷只就奏舉知縣縣令者聽其

吏部選注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人所充差遣條更不施行詔除縣丞及開祥兩縣尉係縣官外其帳司官及江寧府等處八十九員録事參軍非元舉職事並依格注常調令祿其應差奏舉職官知縣縣令條貫並罷縣令到任有改官舉主二人又得循資比常調復減舉一人改官要見此指揮自何月日始

壬辰詔監司帥守今後薦舉官並於狀内具在任事迹及素來行業方與上簿記録或有任用更加詳察從太師文彥博請也　改新除國子監丞王讜為少府監丞

讜宰臣呂大防子壻諫官言其不協公論而大防亦自請改除故也攄五年六月末蘓轍奏則論讜不當進用者諫官吳安詩也安詩甲子罷諫官按是年十月四日為直集賢院兼侍講猶帶右司諫或自此遂罷樞密院言鄂特凌古妻溪遵允丹已封安化郡君男溪邦貝昌弟索諾木納木扎勒並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本部都軍主果莊男結斡磋按宋史作結吼𪘏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鎮州刺史月給茶綵有差令以進奉人未到請給宣告下經畧司差人持入蕃令鄂特凌古

給付仍別寫蕃字告諭結斡磋已有恩命之意從之五年六月未范育奏可考

甲午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著作郎黄庭堅為集賢校理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蔡延慶為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揚州蔡卞知廣州以新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使龍圖閣待制蔡京知揚州　寶文閣待制提舉崇福宫何正臣知洪州言者論正臣為吏酷虐罷

之罷洪州在八月二日今并書八月二十四日又除饒州　左司諫劉安世言臣

昨以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前後十三次論列日近

雖蒙朝廷以子韶出守滄州而昌衡新命猶未追改臣

既有言責實畏公議累煩天聽蓋非獲已竊謂二廣之

地控制百蠻祖宗以來選委尤重然嶺外瘴毒人所憚

行故凡命帥恩例特厚或貼以職或進以官悉有舊章

可以推考今昌衡為子不孝為吏酷虐附會王珪蔡確

屢興大獄違經亂法天下怨疾得免廢棄已為厚幸比

叨擢任尋致人言既罷五羊之行猶冒直閣之寵捨煙瘴之遠得湘潭之便使昌衡自為之計不過如此況因彈劾而所授反優於前日輕重倒置何所懲勸臣聞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今館職帥權世謂髙選若容邪黨輙爾濫處臣恐邪黨羣小以苟得相矜而正人端士以同受為恥陛下厲世磨鈍之具遂為虛名此尤不可以不謹也伏望聖慈檢會臣累奏事理追寢昌衡過嶺貼職處之散地非惟使不孝酷虐之類無以覬幸誤恩亦

足以示朝廷好惡風化天下詔朝散郎路昌衡依舊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其新除直祕閣知潭州告繳納朝議大夫新除直龍圖閣知廣州謝麟再任知潭州　都水監言黄河為中國患久矣自小吳決口後來泛濫未著河槽朝廷前後遣官相度非一終未有定論蓋新河隄防與故道金隄殊絶若以為北流無患則前二年河決南宫下埽去三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豈是北流可保無虞以為大河卧東則南宫宗城皆在西岸

以為卧西則冀州信都恩州清河武邑或危或決皆在東岸顯是大河千里未見歸納經久之計所以昨來相度第三第四鋪分決漲水少紓目前之急而繼又宗城決溢向下包蓄不定雖欲不為東流之計不可得也河勢未可全奪故為二股之策今監勾當公事李偉狀相視新開得第一口水勢湍猛發泄不及已不俟功畢更撥沙河隄第二口減泄大河漲水因而二股分行以紓下流之患雖未保冬夏常流已見有可為之勢在國家

為無窮之利必欲經久遂作二股仍須增添役夫乃為長利然未下監司州郡外使者北外丞司看詳即今所修較之利害孰為輕重詔令河北路安撫司監司外使者北外丞司限十日具析保明以聞八月九日蘇轍言李偉張皇申報二十八日置修河司

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饑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来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今秋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虞昔魏李悝為平糴

之法國以富彊東漢永平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饑民於豐熟諸郡躬自減省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唐太宗貞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田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蓄積故令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糴所以有儲此策之中者也

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蓄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饑民就食俟鄉土豐稔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財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

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左司諫劉安世等言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水旱至於累年而無捐瘠之民皆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廢缺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惟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日計不足何暇議一年之蓄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彊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

於饑莩保民之術如此亦已疎矣臣等竊謂自罷青苗
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鏹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
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乖謬
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多
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償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
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取今日已前應干常平勑令嚴責
近限專委户部删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
指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糶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

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廩將一路所有錢滚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户口之多寡以制糴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糴糶之法常比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物價不能翔踊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至流散朝廷之恵澤可繼而無乏絶之患相因日久漸至九年之蓄太平之策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

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恤民之仁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劉安世盡言集此章注云與右諫議大夫朱光庭同上按安世以四年六月自右正言遷左司諫十月自左司諫為諫議大夫朱光庭以四年九月自侍御史為右諫議大夫若如集注則此章當在九月後然七月二十八日詔令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及覺察違慢又令諸路封樁斛斗若轉司要用先封樁錢方許兑發并闕少本錢處令提刑司於本路那移及以頭子修蓋倉敖大畧與此章陳請一般然則此詔必因此章也集注恐誤今不取若云御史朱光庭則可

右諫議大夫范祖

禹亦言今歲秋成可望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廹民間速欲得錢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来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来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亦恐未廣陛下誠能出内庫金帛數萬以本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

民被惠澤無窮祖宗置内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常出錢一百萬以助常平糴本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今年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詔户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仍覺察違慢又詔永興軍秦鳳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提刑司據見管封椿錢除已係計置糴糧草并合起發上京及朝旨指定窠名指使錢數外將的實見在錢支撥一半於本路趂此秋成及今

後遇豐熟去處廣謀計置米麥穀豆內淮南兩浙路只於沿流其餘路於沿流及要便并屯聚軍馬去處別項封樁以封樁斛斗為名若內有收糴得處闕少本錢許逐司於本路有錢去處那移如轉運司要用許依元糴價先樁錢訖據數允撥提刑司候到具見在合糴買錢數計置次第申尚書省其頭子等錢亦於帳內別收如有倉敖損處即以頭子錢修仍令户部立法政目云三路京東西淮浙七路封樁錢以一半糴穀為封樁斛斗為永法

樞密院言邵州蠻人作過

已令湖南安撫鈐轄司處置慮去邵州遥遠詔謝麟體度蠻事如尚未寧息即交割潭州公事與次官量帶兵甲前去邵州專一措置候事平日歸任　詔刑部今後有覆大辟不當並先次下本處分析後到開具以聞

丁酉以故知溪峒順州彭儒福男仕誠爲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順州兼監察御史　武騎尉曹佾子諭言佾有親孫女壻太學内舍生黄持欲乞於遺表骨肉恩澤十人内與文資依都承旨張山甫奏女夫陶

臨例授持假承務郎詔持於前係異姓無服蕪所引並難行御集七月二十九日

是月詔令保安軍牒宥州應立界處恐山斜不等仰所委官隨宜分畫政目有此當考詳

殿中侍御史孫升言臣聞法待人而後行此古今不易之理也先帝患百司職事不舉故建三省六曹以治庶政然人樂因循衆習茍且弊隨事生茍無按覈鈎考之術則必至於頹壞又置六察考察六曹行遣稽違及輪委御史點檢三省簿書差

失可謂詳且盡矣葢六曹寺監二百四十餘案胥吏一千七百餘人其他官司二百七十餘處內外之事塡壓紛委而舊以察官六員書吏十有四人鈎考按覈雖使人人心力强明智術精敏安能周見其故而六曹百司之事不至於頹弊者頼有六察以爲之警察爾兹所以見先帝規摹宏遠追迹三代也朝廷近年察官既不補足而比因浮費所建言吏不自本臺立法直行減罷書吏六人止存八人分治六察吏員既少則所擇尤須精

審且以八人按察二百餘案千有餘人胥吏二百餘處官司而又吏不精所擇若止欲名存實亡則可矣必欲救六曹之獘成先帝之志則臣雖甚愚知其無益也近準七月十六日朝旨改修到本臺令乃止因一察案貼司陳述務欲自便遂為改法書吏舊法滿六年通入仕及十五年出借職試貼司及四通者方收補今來改法貼司試及二通便補察書吏吏滿十年通入仕及二十五年方得出職出職既艱則內外已有名目曉法令廉

勤謹畏之人不樂就此別圖進身所試貼司既易則見在抄寫無能無過之人例皆應選適所以為六曹百司人吏廢弛相容之地非所以為朝廷補救頹弊之術也伏望聖慈詳察深惜六察乃先帝補救六曹頹弊之志特降指揮下中書省重行立法中外幸甚所有新舊令文謹錄白連粘在後貼黃六察官吏係點檢三省六曹文書稽違差失衆所嫌怨惟務廢壞其法伏望陛下詳察早賜施行升奏稱七月十六日朝旨因附月末具從違當考升又言臣聞法

行自貴近始者先王之政也伏見朝廷患入官之冗則上自至尊外戚減損恩例繼吏祿之浮則下至庫務胥吏裁去冗占可謂至公矣獨三省樞密院添溢吏員暗增恩例多帶請給人人知其僥倖莫敢誰何執政官姑息而莫問言事者畏避而不論中外憤鬱為之不平安有盛明之時至尊以身率天下躬自減損乃容此曹挾朝廷之勢自肆如此臣誠孤微忝耳目之寄遭遇聖明在上竊不自量為陛下言之且舊中書提點堂後官主

事共十七人今三省錄事都事主事共三十人舊錄事主書守當官二十九人今三省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一百四十三人舊守闕守當官四十二人私名八十五人今三省守闕守當官二百六十四人破食貼房近五百人不在其數入流之濫近世所未有也其間多帶請給暗增恩例根源深密在外官司不可得而知近者在京諸司推究違法帶請給過兩處者皆行根治獨三省人吏多帶請給有至數處既知物議不平中外洶洶近

於今月十六日降指揮下户部申明比諸司事體稍異其新舊請給不得過三處其見破添給三處以上者依舊支破既言稍異則三處已上者合裁減豈有諸司過兩處則行勘治三省人吏三處已上却依支破則是朝廷命令與奪皆狥此曹私意而出何以示至公於中外臣深為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少加省察出自睿斷差委諫官御史之長各一人專一取索裁定或有隱藏漏落事件厚立賞錢許知次第人陳告仍於犯人名額内便

行收填條裁定人吏請給恩例編修成冊進呈禁中留一本三省樞密院各付一本户部吏部御史臺各一本今後應有增損並須相關朱書批鑿著為永式昭示至公以絶僥倖以慰中外人心又言臣近曾論列三省人吏多帶請給等事以謂朝廷命令與奪皆狥此曹私意而出竊恐天聽高邈未賜省察今録白到今月十六日中明行下户部白劄子簽貼在前可見三省人吏挾情自肆之意伏望聖慈詳察出自睿斷早賜指揮施行孫升

言不得其時今附七月末傳允俞云云在八月十六日升又言臣聞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此先王治軍之法也蓋軍令嚴肅則恩信易感而事可濟軍政姑息則驕惰無厭而功罔成恭惟祖宗深得治軍之法設三衛管軍之官付以流配之權自非死刑不付有司按覆故朝廷撫養此曹易於懷悅絶驕惰無厭之心是威行於下而恩歸於上如郝質輩治軍嚴肅作過軍人一經徒流鮮有生者質所坐卧寂不聞人喘息聲其嚴憚如此臣訪聞管軍

自苗授相承習為姑息以收恩而和斌劉斌繆懦為甚諸軍驕惰自肆無所忌憚其漸不可不戒也伏望聖慈詳察宻諭大臣其管軍之官相承姑息者則戒飭之繆懦縱弛者則更易之使威行於下而恩歸於上以絶驕惰無厭之患則中外幸甚貼黄日近虎翼軍人退嬿小麥敢爾輕率良由軍政不肅統轄不嚴所致其弊不可滋長也四年七月八日和斌為步虞劉斌為龍神廂主升言不得其時今附於七月之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一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八月戊戌朔尚書左丞韓忠彦以弟嘉彦授駙馬都尉乞罷詔引唐王珪故事諭忠彦范祖禹及傅堯俞已見前月十一日

己亥改熈河蘭會路為熈河蘭岷路蘭州知州見兼管

勾蘭會路緣邊安撫司改為蘭州緣邊安撫司豐五二月乙丑加蘭會二字符元八月丙子仍復蘭會

辛丑降授皇城使監滁州酒税宋用臣管勾舒州靈仙觀本處居住政目有此豐八十一月十四祐元正月十四又四月十八祐三六月四祐六閏八二十四可考

壬寅舊録新録於四年八月五日壬寅並載吏部言考課四善三最等法又於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皆重載云但詳畧稍不同今就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甲戌具書削四年八月五日壬寅所載不入

癸卯詔自今應修條除法意小有不足當修補外其更

易增損並須類聚申尚書省候得指揮方得編修其尚
書省所修條先經左右司看詳執政官筆削方許更改
詔戰陣立功人犯罪應追降及準例入重者品官併
轉三官文臣與換武臣選人與改官未受品官人得奉
職知令録將校併轉三資軍人得正副指揮使為第一
等併轉兩官及循兩資白身人得判司簿尉借差以下
得借職殿侍大將以下得差使將校併轉兩資軍人轉
軍使都頭為第二等轉一官循一資殿侍大將轉借職

借職轉差使白身得未入官名目文臣減三年武臣減四年磨勘將校轉一資軍人轉副都頭兵馬使爲第三等第一等人三次第二等人兩次第三等人一次有犯各取旨其逐等人即犯公罪徒以下私罪杖笞情輕者不以次數並準此　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孺爲户部尚書刑部侍郎天章閣待制顧臨權知開封府給事中趙君錫爲刑部侍郎

先是司馬康奏其父光遺藳其一乞合中書門下兩省

為一蓋光與吕公著韓維張璪同具奏曰臣等聞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况國家設官分職張立治具上下相維修飭明備何所愧於漢唐何必事事循其陳迹而失當今之宜也謹按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後

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專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抵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駮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説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故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

也唐末諸司使皆内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專掌文事參知政事佐之樞密使專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百有餘年官師相承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事大則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勑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

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允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删其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一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内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付諸案勘會檢尋文書會問事目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着申尚書省送中書取

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錄下尚書
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得符下諸處以此文字太冗行
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
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
封駁中書省錄黄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
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
下省以來駁議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
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

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駮正則為反覆又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殆為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字太冗無益於事臣等今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勑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

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揀選留住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委曲條目並候得旨允許續議

修立其二乞令六曹長官專議盖光與吕公著李清臣吕大防同具奏曰臣等聞王者設官分職居上者所總多故治其大要居下者所分少故治其詳細此理勢之自然紀綱所由立也是以周官小宰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凡宰相上則啟沃人主論道經邦中則選用百官賞功罰罪下則阜安百姓興利除害乃其職也至於簿領之差失期會之稽違獄訟之曲直胥吏之遷補皆郎吏之任非宰相所宜親也古

人有言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察百步者亦不能見目睫言詳於近者必略於遠謹於細者必遺於大也今尚書省事無大小皆決於僕射自早至暮省覽文書受接辭狀未嘗暫息精力疲敝於米鹽細故其於經國之大體安民之遠猷不暇復精思而熟慮非朝廷所以責宰相之事業也竊以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小者豈不可令專達臣等商量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吿黃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

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理道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准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長官隨

事大小鑿限若有稽違即行糾劾即委的有事故結絕
未得者申長官展吏部尚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
選侍郎如舊日判流內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
户部長官如舊日判三司使刑部如舊日判審刑院舊
日本司文字並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長官準此更不
經由僕射左右丞即改更條法或奏乞特旨謂如刑部
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或情重法輕特乞停替編配之
類或事體稍大或理有可疑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

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辭狀並只令經本曹長官呈過尚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文字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為收接及久不結絶或判斷不當即令經登聞鼓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看詳定奪若本曹顯有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辨集元年

七月二十四日已有六曹長官專達劄子與上官均劄子同進呈不知何故復出此奏姑存之或此奏當删去

詔以二奏付三省乙巳進呈且言今三省皆同奏事與光時不同及其所言多已施行太皇太后宣諭曰今已無事不必改更也

范祖禹誌司馬康墓云康上光舊稾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行不知此所謂多已施行者何也當考建炎閒始合中書門下爲一蓋用光遺奏 新舊録載光奏甚畧今具録之祖禹亦嘗有建白附九月十八日三省進呈司馬康奏其父光遺藁二其一言請仍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爲政事堂每有政令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朝旨三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敕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併兩省十二房吏人爲六房同共點檢

鈔狀行遣文書若有溢員除選留外並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及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不為不審政事歸一吏員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於事務時宜差為簡便其二言自今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官告黃牒之類已簽訖者更不簽分付六曹謄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中尚書若郎官所判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準應奏上者直奏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可否當決於本曹長官

三省言今三省皆同奏事與先時不同及其所言事多已施行太皇太后宣諭曰今已無事不必改更也舊本

戩司馬光二奏止如此新本因之今别詳載於前

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恭以先帝聖明獨理考古立政作新官制出於聖度而作法之臣不能少望清光徒為紛更祖宗之舊本末失次不當聖意施行旬月之餘上下患其迂滯繁複詔旨丁寧委大臣參議重别立法求合至當訓詞具在明於日星臣伏見元豐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聖旨指揮以法制未備文移繁複令詳定官制所考究建置本末重别立法務令稽合體理不致膠固迂滯仍委三省參議可否

進呈取旨臣恭謂法制未備即是有司所上未爲全書文移繁複即是有司所行已見其弊使考究建置本末者是於考求未當也稽合體理者是於立政有害也委三省參議者此又丁寧戒飭之詞蓋當日大臣朋姦不忠廢格詔旨蒙蔽欺罔護過自全重改已行之議不恤後日之患苟且偷安竊禄使聖謨遠略暗蔽未明不忠之罪義不容誅伏望聖慈檢會先帝前後詔旨付大臣講究遵依施行貼黄能述志揚名正是陛下今日之事

若但因循習敝而不去玩常而不講豈不負先帝求治之本意哉伏望明詔大臣商量裁制以適當今之宜恭奉先帝詔旨為萬世法臣不勝納忠之至臣聞故宰相司馬光與呂公著等建議乞詔修官制議草未及上而光薨近其子康繳進未聞朝廷施行伏乞檢會光議審酌其當而施行如舊日中書門下通治政事省十二房為六房事可歸一吏無冗員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官制無所變易但稍修職業使就簡便此正合先帝詔旨

燾言不得其時因司馬康所上光二奏以四年八月八日三省進呈故附見八月八日元豐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聖旨檢未見或恐年月日有誤更詳之

詔河中鳳翔邠涇自今並選差守臣從文彦博請也　詔郡縣考課優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左諫議大夫梁燾請也燾奏云臣聞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夫欲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由此道也國家著為優劣之等以考課郡縣所以進退能否激厲搢紳期之政平訟理閭巷無愁嘆之聲而已誠聖意之所宜加也朝廷已嘗治其劣等示之天下人知沮矣未聞褒

其優等者顧何以使士夫知勸而樂於赴功哉有司因循不言甚未副陛下班叙群材統明法制之意也欲望聖慈特賜指揮吏部第其知州已下優等以聞乞自朝廷詳擇推恩以平賞罰用伸公議　詔于闐國進奉使李揚星鄂丹威格進貢御馬已回賜內哩齊羅轄正等依此後毋為例

丁未翰林學士蘇轍言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

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髙仰勢決難行是時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趙君錫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為言違背大臣則難為說而百禄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髙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髙趋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成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為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

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而都
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
水為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俛倖
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為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
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此輩差遣請受
不可徼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
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
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

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之入
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為之遣
都水使者興兵夫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令方河
水盛漲其西行河道若不斷流則過之東行實同兒戲
昔鯀湮洪水汩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
成鯀以殛死今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
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
觀水勢所向依累年漲水舊例因其東溢引入故道以

紓北京朝夕之憂其故道堤防壞決之處略加修葺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興功仍不許奏辟官吏調發夫役俟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羣小妄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兄臣軾前在經筵因論黄河等事為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

與凡軾無異然不忍朝廷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誅譴貼黄稱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欒城集自注云八月初十日上

戊申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臣竊聞昨來謫降蔡確之時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令具知先帝寢疾太皇太后勉從聽政皇帝登極事理之實大臣既親聞聖語合詳書於時政記以傳示萬世臣風聞樞密院所

記聖語安燾却不簽書至今收藏不出若不書載則他日無所信此事體大實繫久遠伏望聖慈特遣使人於安燾處取索元記聖語文字降付樞密院令書入時政記并乞付實録院令書於元豐八年實録此據祖禹家所藏奏槀八月十一日奏也

己酉河北路轉運使燕都水使者謝卿材為河東路轉運使直龍圖閣范子竒為集賢殿修撰充河北路都轉運使燕外都水使者時復議回河故徙卿材然子竒尋

復以直龍圖閣歸故官子奇復為直龍圖閣權河東都轉運使乃十月二十三日卿材六月二十四日再任七月八日兼領外使者二十八日都水復議回河十月十二日徙卿材河東卿材附傳在紹聖九年十月十四日卿材為河北轉運使兼外都水使者議者欲復東流卿材建言近歲河流稍行地中無可回之理於是上河議一編名赴政事堂會議卿材爭論不屈用是忤大臣意徙河東轉運使太常少卿集賢校理韓川言按令初遇大禮蔭補兒男今臣雖有男子緣臣幼孤祿不逮親止有親弟以欲以此恩及納臣合遷朝散郎一官先補以一命從之內轉官面授勿行　詔陝西解鹽司於熙河路每年合得年額鹽

鈔數内撥二十萬貫付陜西轉運使應副秦延等九州軍仍自元祐五年為始

庚戌樞密院言赴任替移官經過無接送人者遇道路艱阻量差軍人護送其不應差而差并受差者各以違制論即雖合差而輒將帶過及官司令帶過者亦準此從之　中書省言參立太皇太后坤成節皇太后生辰輦官車子官健等與轉一資職名已髙而無資可轉者賜錢三十貫副指揮以上五十貫若特與管勾文字掌

表奏等人白身充三班借職或有官人轉一官並一名當二人皇后生辰皇太妃生辰翰林司工匠輦官等與轉一資無資可轉準上法若特與掌牋奏書表司或本宅勾當人白身充大將已係大將與三班借補並一名當二人從之先是上批太皇太后皇太后殿有特恩與管勾文字掌牋表人者以諸色人二人充當一名使輕重適當至是中書立法

辛亥詔劉淑特罷祠部郎中莫君陳罷兩浙提刑與知

州差遣言者論淑先知蘄州日與君陳不受理章惇强買崑山民田事故有是詔十一月二十四日惇降官

癸丑三省樞密院言繼日霖雨河上之役恐煩聖念太皇太后宣諭曰訪之外議河水今已東復故道矣又進呈延州奏夏國宥州除道治館以待朝廷歲賜宰臣呂大防因奏曰西事之興十有餘年由此且少息矣太皇太后曰乃得久不與之力也此二者誠國家之大事御史中丞傅堯俞曰臣每讀詩至鳲鳩在桑與淑人之

如一南山之石譏師尹之不平未嘗不慨然廢書為之歎息夫有國有家者欲使上下無怨捨平一曷以哉臣竊見朝廷置司裁損吏員遂量減其俸給獨行於六曹寺監而三省樞密院不與焉豈所以示至公於天下哉周道如砥殆不如是近聞殿中侍御史孫升曾以此事建言其條列甚詳臣不敢重煩天聽伏乞指揮檢會孫升狀與臣劄子同送有司令一例施行庶可以厭服衆心導迎善氣堯俞自注云八月十六日今附本月日孫升奏在七月末　刑部侍郎

趙君錫翰林學士蘓轍為賀遼國生辰使閤門通事舍人高遵固朱伯材副之少府監韓正彦光禄卿范純禮為賀正旦使閤門祗候賈裕曹暎副之純禮辭疾改命太府少卿陳紘（改命陳紘在九月二十二日今并書）　詔徐王府侍講黄景為秘閣校理以翰林學士承旨蘓頌中書舍人鄭雍薦其行義故也　司勲員外郎何洵直為秘閣校理秘書郎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竊聞除郎官何洵直秘書郎秘閣校理士論籍籍指為不當以為洵直頃以為尚

書郎已嘗進官罷職今以入秘書省乃復還職莅官换職所以進官誠為有法兼官因還之職殆是虚名僥倖因緣隳亂官制竊以校理為本朝美職秘書郎為今日清官妙簡文賢乃可兼授人如洵直安得冒居况秘書郎文章高選盖朝廷養育兩掖詞臣之地自元豐以來未始除人宜精汉擢以勵英俊安與不疑遂輕名器甚非國家養士擇人之本意也伏望特賜指揮追寢恩命如洵直在郎位無敗闕且令依舊庶見至公以平清議

貼黄員外非大夫以上不得任子館職至朝奉郎即得任子且無釐務一年之限今視明堂大禮止二十餘日便得奏薦恩澤尤為僥倖朝廷養士務得直廉不宜少容貪邪之人迹此差除有害公道伏望聖慈明察必賜寢罷臣聞韓宗古自館職為省郎進官罷職昨自曹州移潞州宰相用私恩還宗古職名言官論列以為壞法宗古顧義謹分亦能力辭宰相欲成其私假朝廷指揮與展年磨勘門下省封駁竟至罷職有此近例行遣分

明伏乞聖慈早賜指揮庶允公議左司諫劉安世右司諫吴安詩亦言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虚設朝廷許納職以换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秘書省職事官者尤為遴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復職名者又秘書郎自行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者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秘書郎在洵直有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

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得而朝廷以天下之遴選併於此人其可安乎臣等蒙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材為乏是以常願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明特賜寢罷令洵直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人豈勝幸甚貼黄稱臣等竊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

來洵直與韓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安世又言朝廷一日命二人為館職臣所以捨黃景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先帝初改官制洵直已依新令嘗轉一官觧罷校理今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才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家通明堂便得任子重疊僥倖頗招物議況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已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媿心實恐亂法伏望陛下重惜名

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倖位詔何洵直罷秘書郎秘閣校理仍舊與郎官差遣尋以考功員外郎出知楚州洵直罷官職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知楚州在十月十四日今并書　詔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宋球兩嘗奉使髙麗特除西上閤門副使毋得援例始球乞轉官三省言若轉閤門副使即球年未及兼球官未至皇城宫苑副使亦無轉官例故有是詔左諫議大夫梁燾言閤門副使號為横行名品要近事任漸峻右臣得之最為榮寵自有定員限年次

補若非顯著邉功不可輒有超越今球無功冒進公議不以為允欲乞聖慈指揮勘會球自任通事舍人以來及與未及合轉横行年限或謂朝廷以兩使高麗憫其勤遠又奉使到今歲月已久何因忽復追賞亦乞勘會兩次曽與不曽比類沾恩如年未應法又曽被恩即今日所授誠出無名此例一開何以制遏僥倖法令之信不可不守伏望追寢告命以恊至公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三十二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四年八月甲寅詔應乞致仕而不願轉官者受敕後本州二百日内取索陳乞文狀保明受敕之實繳連奏聞如遞鋪違滯致出條限者更展五分日限限滿不到而亡殁委所屬保明詣實當與推恩中大夫至朝奉

郎及諸司使許本宗有服親一人廕補恩澤橫行諸司副使見有身自廕補人及內殿承制崇班閤門祗候見理親民并承議郎奉議郎許陳乞有服親一人恩例中大夫中散大夫諸司使帶遥郡者廕補外準此即朝奉郎以上及諸司使雖未受敕而身亡者在外以乞致仕狀到門下省日在京以得旨日亦許乞有服親一人恩例　初謝景溫罷新除刑部尚書改知鄆州右正言劉安世論景溫當繳還刑部尚書告既改鄆州自不當復

帶刑部尚書新銜乞追告毀抹不報既而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改知鄧州按李常於五月坐不言蔡確罷新除兵部尚書改知鄧州並未知鄆州原本作改知鄆州誤今改正常即繳還兵部尚書告而鄧州敕亦不帶兵部尚書新銜安世遂與左諫議大夫梁燾同奏景温常一等差除而行遣頓異尚書省任意亂法乞行改正再奏不報又奏臣等固非自執偏見上要朝廷特以事繫法度不敢中輟況李常謝景温均為近侍差除遷徙恩數略同惟是告身付授獨異考之典故實所未有

議者謂刑部尚書之命猶已收還今日空名假之何益
是天子之制反以執政之喜怒而私予奪也方二聖臨
御仰成大臣之際若廟堂之上不顧國體沮遏公議變
易舊章不防其微將亂政事惟陛下早施睿斷力振主
威追寢命書毋尚姑息使遂非之論不能勝至公之理
天下幸甚
乙卯詔謝景溫除權刑部尚書告令繳納　樞密院言
采莊已除涪戎校尉請給官屋二十間月支食糧錢三

十緡春冬衣絹各十匹冬衣綿三十兩并時服馬一匹
給𥚃敍令開封府推判官一員提舉從之　鄜延路經
畧司言宥州移文稱巳䲭集永樂等陷沒人口將管押
赴界首分付却交領四寨及點檢歲賜詔趙卨等專一
定寫牒本報宥州訖以聞又言宥州牒稱合立界至候
送還人口交割四寨了日共約日妥官隨宜分畫請俟
夏國送到人口即移牒宥州從之其後宥州牒䲭集到
永樂人口一百五十五人管押赴界首分付交領賞絹

所有四寨別差官同日領受去訖本司今定到回牒候交割人口了當及遷移人口畜産資糧盡絶別差官約日交割施行詔令鄜延河東熈河蘭岷路經畧司各選差諳練詳明將官及機宜官各一員依詳牒報宥州事理別作明目遍詣逐處先具城寨河立界至或西人有詞以何道理折難令帥臣審度利害具形勢相去遠近畫圖聞奏政目是月宥牒候還人交寨了日指揮所委官隨宜分畫次令保安牒立界依慶歷誓表依舊漢見住中間為定十月乙卯范純粹云云

提舉河北糴便糧草郭茂恂

為度支員外郎都水監丞鄭祐提舉河北糴便糧草

丙辰刑部言熙河秦鳳鄜延陜西永興軍等路安撫司

奏管下州軍近年無强盜賊徒請罷權宜指揮仍舊法

施行從之

戊午詔聞在京諸軍營房例多損壞累經霖雨深慮墊

側或有無屋可居者將致失所其令將作監速行修葺

仍令工部提舉催督及郎官分廵檢察

巳未詔中書侍郎劉摯為禮儀使同知樞密院事趙瞻

為儀仗使尚書左丞韓忠彦為鹵簿使尚書右丞許將為橋道頓遞使以門下侍郎孫固乞免禮儀使故也

詔輔臣分詣諸宫寺祈晴　又詔自今考校特奏名舉人進士入第四等中以上諸科入第三等以上各不得過就試人數之半此事當考政目同　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劉安世言臣等昨以劾奏章惇强用賤價奪民之産朝廷體量得實止斷罰銅十斤罰不當罪尋具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等按惇用其子承事郎援之名承

買朱迎等田業而下狀之日惇父尚在檢準名例律疏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無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無至孝之心名義與之俱淪清節於茲並棄稽之典禮罪惡難容二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十惡推原法意正為惇設為子事父而用意如此不孝孰大焉至於悖慢帷幄之前殊無人臣之禮交結蔡確造播姦言貪天之功僥倖異日為臣事君而處心如此不忠莫甚焉臣等按惇之罪實人倫之所共棄王法之所必誅投之四荒始

能塞責罰金輕典衆謂失刑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依近
日邪怨體例不俟服闋預降責命所貴邪正明辨姦慝
知畏又言臣等近累具論奏章惇罪名未正欲乞别議
竄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等伏見監司郡守以不受朱迎
訴狀並行責降令丞違法給受田産亦已衝替檢準編
勑節文衝替比徒一年臣等竊謂原情定罪固有重輕
據事約法亦分首從今干繫官吏皆因惇以致罪而又
處徒坐惇係首惡之人乃止罰銅十斤事理顛錯亦已

太甚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著明考按律文罪入十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臣等竊謂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公卿伸於庶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敝政非清朝之所宜行也按惇父在而別籍合徒三年既犯十惡則議請減贖一切不用未知前日所斷援引是何律令伏望陛下深賜省察出臣等此章詰問執政如律文別有衝改臣

等妄言即乞明行罔上之戮若大臣别無異説即乞出
臣等章疏以正惇罪及依近降聖旨不用赦原但能稍
正典刑庶幾不屈清議惟乘出於宸斷早賜指揮又言
臣等向者數曽論奏章惇罪名未正今已累月未蒙施
行臣等按惇於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用其子援之名
承買朱迎抵當田産至五月十六日方丁憂即是投狀
之日惇父尚在推考事實别籍甚明據律定刑既入十
惡則議請减贖一切不用雖赦無得原者庶人之愚或

有抵冒朝廷行法未始少私惇位大臣為民所望而絶滅義理貪利無親止令罰金是亂典憲臣等竊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古之聖賢為之深戒若謂惇為君子邪今則犯義矣以惇為小人邪今又犯刑矣二者均不能逃聖人之誅則朝廷何憚於惇而廢祖宗之法伏望陛下出臣等此章送刑部定奪若律文曾經衝改引用不當即乞正臣等妄言之責如勘會惇投狀月日係丁憂之前妾是父在别籍異財即乞依律斷罪盡集别有五章文辭與此

差不同今不別出　是日詔章惇候服闋與宮觀差遣　安世又言臣伏自去年十二月後來十次論奏章惇買田不法等事雖蒙朝廷節次施行而惇之罪名今猶未正遷延周歲意在經恩公論難安須煩天聽臣聞議者以謂從來大臣不欲與衆庶交易故託子弟以立文契臣以謂不然祖宗之制惟戒從官以上不得廣營產業與民爭利苟非殖貨太甚則是法所不禁若身為大臣欲避好利之名而使子弟侵刻下民乃是陽為應律而陰縱貪

鄙欺君犯義無大於此借如或者之説須無父兄方可別立名目今惇父在而下狀之日乃用其子上虧孝敬下失義方庶人之愚猶不至此大臣之體固若是乎議者又謂惇已不帶職及有旨候服闋日與宮觀差遣足以示懲不必深責臣亦以為不然惇之不得職名自是朝廷以其無禮於兩宮黜之外補故不用執政善去之例後來惇以便親為請遂得提舉洞霄宮方陛下聖政日新姦邪屏息如惇等輩自知罪惡貫盈必求退縮將

來終制方且自陳而乃先以宫觀授之是中悖之意恐不足以當今來所犯之典刑也臣聞自責罰本路監司後來至今訟者不已蓋悖平日持權暴横人不敢校既知朝廷特為伸屈是以競求赴愬為民之害如此之極何可貸也伏望聖慈以臣劾奏著之責辭或令降官或俾分務但能不失其罪足以稍正國體惟冀出於宸斷早賜指揮二十四日章悖降一官宫觀候服闋日給告

辛酉寶文閣待制何正臣知饒州左諫議大夫梁燾左

司諫劉安世言昨以何正臣除知洪州臣等論正臣在
先朝為恵與舒亶相等而獨以幸免公議深不以為然
如未能投諸四裔乞且與宫觀差遣朝廷遂罷知洪州
則是朝廷以臣等之言為當矣今來未久復與饒州夫
饒與洪輕重相去之不侔固不待臣等言而可知然臣
等須至再論者出於義固不可已也盖韓存寶之事正
臣固可謂凶人矣况存寶之死議者皆尤正臣朝廷未
及加罪而正臣自度不為公議所容故乞宫觀臣等竊

見往古廢斥姦臣不必明指一事而去之也但天下指以為公議所不容未嘗見之行事尚當廢之况正臣慘酷著於治獄往時多中傷士人因朝廷許自訴而雪者非一也今乃付正臣以善郡陛下何以慰士大夫之心乎正臣見在金陵居住今得饒州一切便安使正臣自擇所處亦不過如此夫凶人人之所共嫉朝廷待之如此使為善者將何勸乎伏望陛下深察臣等之言為他日無窮之慮依舊與正臣宮觀差遣如以向來宮觀出

於正臣自請不緣遷謫即以臣等今日之言特賜施行貼黄稱臣等據士大夫所傳何正臣在先朝為御史時聞欲治韓存寶之罪即先入文字乞特行威斷及存寶之死天下皆知正臣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又言正臣昨自提舉宫觀任滿就差知洪州言者指其罪狀乞賜黜罷卒復與郡未為允當郡之為别雖有大小而朝廷寄任之意則同非所以處罪人也臣嘗質之士大夫皆以謂正臣過惡非一而所當必治者甚大自洪州命下中

外洶洶至今未息方朝廷詳刑謹罰未欲遽置於理宜投之散地少塞羣情今乃使居吏民之上此公議之所以不能平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追寢告命且與依舊差遣足以懲戒凶邪貼黄朝廷如以正臣昨來提舉宮觀出於自請今復與之不復示責即乞坐言者所論別除宮觀差遣（梁燾集有此除知洪州在七月二十八日罷在八月二日）詔何正臣提舉洞霄宮（洞霄之命在九月二日今并書）

三省言太常寺狀將來明堂禮畢稱賀按天聖五年南郊故事從開寶郊禮藉田

禮畢行勞酒之禮如元會之儀參詳比附禮例南郊禮畢日太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於簾內行恭謝之禮百寮稱賀訖宣羣官外殿賜酒太皇太后宣諭曰其日皇帝謝于宮中百官皆已勞勿用賀止於內東門進表宰臣呂大防等奏曰聖心每懷謙抑此盛德之事請降詔付外施行乃下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講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俾文武稱慶于廷吾自臨決萬

幾日懷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明矧復皇帝致賀于禁中羣臣奉表于闌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　詔開封府界京西河北東路人户合納鹽鹽錢如不係災傷願折納斛斗者聽

壬戌樞密院言邵州蠻人作過累詔掩殺未報詔謝麟依累降旨措置早急邉警毋得逗留覬望馴致後患

癸亥吏部言比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本部立定合

舉官處今請尚書左選除榷貨務等仍舊舉官外左右
廂店宅務文思院太常寺協律郎內酒坊法酒庫作坊
八作司通利軍使準備勾當市舶司經養撫庫務等尚
書右選除都大巡河及御廚等仍舊舉官外法酒庫內
酒坊街道司作坊八作司便錢博易務排岸司都監巡
檢軍使知縣監修營房等侍郎左選職官令録判司簿
尉并鳳翔司竹監獨員縣城寨主簿監當縣尉等侍郎
右選武學學諭巡檢寨主催綱押綱文思院作坊八作

司等城寨軍使知縣縣尉廵檢監押廵坊勾當公事指使準備差使部役押隊退背河埽催綱監當等並從本部注擬從之　左諫議大夫燕權給事中梁燾言準中書省錄黄為市易官茶令客鋪户帶買等事今勘會到見在茶五十九萬七千七百餘斤計四千六百六十餘卻盡是市易司磨茶買下夾雜陳茶昨住磨茶後出賣不行户部申乞速行變轉恐至陳損今來又經五年顯有大段壞惡竊縁客人本以射利為生官中雖指揮帶

買仍許出外貨賣又許免納稅錢若茶貨不至陳損可以品搭出賣得行自然樂於承認必是累有虧折方敢經官陳訴今雖寛得客人又復移患鋪户乃是官司刻於裒取公行抑配與市易舊弊不異甚未副陛下愛民賤利之本意也况前後約束不得抑配詔條明具若先自朝廷違之何以示信天下欲乞聖慈特賜指揮户部再委官定驗見管茶陳損内揀出塵惡不堪支遣外分為等第比尋常折支茶多減價錢盡數撥赴近京州軍

充明堂官員廂軍折支庶得早見發去滯貨除害公私且使遠近聞朝廷實有止絶抑配之惠商旅漸肯通行以救今日之弊所有録黄謹具封還貼黄臣訪聞諸州軍所有合折支雜物數目不多或有全無去處只支本色今若以上件茶貨分在近京去處以充折支頗得穩便雖是減損見買價錢却省得户部合支賞給不少（點奏不得其時日八月二十六日舊録罷元祐三年令茶客帶買官茶指揮令附見其前新録遂削去舊録非也所稱元祐三年指揮亦當考）詔罷元祐三年令茶客帶買官茶指揮（舊録

有此新録削去此當與梁燾所奏同考究之

乙丑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偉言已開撥北京南沙河直隄第三鋪放水入孫村口故道通行具到乘勢閉塞大河北流等利害又言沙隄第三鋪水勢順快故道漸亦為備朝廷今日當極力必閉北流乃為上策若不明詔有司即令回河深恐上下遷延議終不決觀望之間遂失機會乞復置修河司從之仍以都提舉修河司為名差都水使者吳安持提舉外都水使者范子奇同提舉

以偉為專切管勾應緣回河等事五年十月二日罷修河司蘇轍孫升云云八月二十八日初用都水議又玉牒云詔以回復大河置都提舉修河司調夫十萬人　權陝西轉運副使李南公權發遣轉運使

是月邉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舊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今八將皆上安撫使滕元發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卒無寇元發舊傳云頸可斷兵不可出

遂失備其後寇至大掠麟州府邊民幾盡新錄辨曰據蘇軾所撰元發墓誌云卒無寇其言疑可信今從墓誌刪去二十三字按元發墓誌軾代張方平撰不當繫之軾新錄蓋考之未詳

知杭州蘇軾言臣自入境以來訪聞兩浙諸郡近年民間例織輕疎糊藥紬絹以備送納和買夏稅官吏欲行揀擇而姦猾人户及攬納人遞相扇和不納好絹致使官吏無由揀擇期限既迫不免受納歲歲如此習以成風由是京師官吏軍人但謂兩浙衣賜皆不堪好上京綱運歲有估剥日以滋多去年估剥至九千餘貫元納專典枷鏁鞭

撻典賣竭産有不能償姑息之獘一至於此臣自到郡欲漸革此弊即指揮受納官吏稍行揀擇至七月二十七日有百姓三百餘人於受納場前大呌數聲官吏軍民並皆辟易遂相率入州衙諠訴臣以理諭遣方稍引去臣知此數百人必非齊同發意當有凶姦之人為首糾率客行緝探當日據受納官仁和縣丞陳皓狀中有人户顔巽男顔章顔益納和買絹五匹並是輕疎糊藥丈尺短少以此揀退其人𨚫將專典拍撮及與攬

納人等數百人對監官高聲叫喊奔走前去臣即時差
人捉到顔章顔益二人枷送右司理院禁勘只至明日
人户一時送納好絹更無一人敢行喧閙續據右司理
院勘到顔章顔益招為本家有和買紬絹三十七匹章
等為見遞年例只是將輕疎糊藥紬絹納官今年本州
為綱運估剥數多以此指揮要納好絹章等既請和買
官錢每匹一貫不合將低價收買昌化縣輕疎糊藥短
絹納官其顔章又不合與兄顔益商量若或揀退即須

拑撮專揀扇揺衆户呌喊投州嚇脅官吏令只依遞年受納不堪紬絹尋將買到輕疎糊藥短絹五匹付揀子家人翁誠納官尋被翁誠覆本官揀退章等既見衆户亦有似此輕疎短絹多被揀退尋拑撮翁誠叫屈顔益在後用手推翁誠令顔章拑去投州即便走出三門前呌屈二聲跳出欄杆將兩手擡起唤衆户扇揺呌喊稱一時投州去來衆戸約二百餘人因此亦一時呌喊相隨投州衙喧訴臣等體訪得顔章顔益係第一等豪戸

顔巽之子巽先充書手因受贓虛銷税賦刺配本州牢城尋即用計結胥吏醫人託患放停又為詐將產業重疊當出官鹽刺配滁州牢城依前託患放停歸鄉父子姦凶衆所畏惡下獄之日閭里稱快謹按顔盆顔章以匹夫之微令行於衆舉手一呼數百人從之欲以衆多之勢脅制官吏必欲今後常納惡絹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實難含忍本州既已依法決訖臣獨判云顔章顔益家傳凶狡氣盖鄉閭故能奮臂一呼從者數

百欲以摇動長吏脅制監官蠹害之深難從常法已刺
配本州牢城去訖仍散行曉示鄉村城郭人戶今後更
不得織造輕踈糊藥紬絹以備納官庶幾明年全革此
弊伏望朝廷詳酌備録臣此狀下本路轉運司遍行約
束曉示所貴今後京師及本路官吏軍人皆得堪好衣
賜及元納專副不至破家賠填所有臣法外刺配顔章
顔益二人亦乞重行朝典貼黄勘會本州去年發和買
夏税物帛計一十四綱今來只估剥到四綱已及九千

餘貫乞下左藏庫方見估剝數目浩大（此段當刪修緣蘇軾後來生此致人言不得略去也法外刺配顏章顏益既自劾當有回降指揮合撿附）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臣竊以置局領事倖啓多目徒亂官守而無益治體今中書門下外省編修條例六曹寺監之事也編修敕令刑部之事也城隍土木工部之事也考覈吏額吏祿三省五房之事也皆張官置吏泒別枝引空日曠歲附託氣熖漫無成功曾不上體朝廷之聰明下恤官私之所病而又不本官制之法也陛下純法祖宗政治執

要而臣下乃敢浸以枝蔓多其條目喜動者以紛更為意姑息者以仍舊為務上下回忌違逺至公甚未副宸衷勤政求治之誠意必欲事當其理不若各委攸司委任而責其效則顧望牽制之弊自消矣臣愚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以前件六事盡罷所别置官吏以見今行遣付之逐路結絶不可閲月踰時相次就工既恊省事之理又得裁费之實今日之政不為小補伏望特留宸念

𥡴集奏此在客人鋪戶帶買官茶後按二十六日𥡴又罷帶買指揮因以此奏附八月末具從違當考

嘗言臣訪聞諸路州縣以役法利害申轉運司多至兩
月或一月餘日轉運司或不依期限了絶州縣待報久
滯聖恩人情惶惑陛下本為便民立法博求至當今朝
廷以恵養百姓為事而四方之民莫不知陛下至仁之
美意而講議踰年未降成法四方但聞仁政之名而未
被其實使郡縣無法可守百姓懐疑動揺不稱陛下發
政施仁之本意臣愚欲望出於宸斷罷議役法局一切
依嘉祐法施行其間或有未便以歳月隨事刋改庶早

得郡縣守法以安民心政體至重乞留聖意貼黄竊慮諸路監司未盡得廉平忠實之人不知朝廷本意大臣建明惟以省事寛民為先而乃懷姦觀望附會欺罔狃習故態肆為邪説欺罔朝廷伏望面命執政大臣協恭徧考中外臣僚前後奏章敢有如此者即乞重行責降仍乞降旨先行戒諭此奏不得其時蕭集在元祐三年前後姑附四年八月末更當詳考

詔洺州曲周鷄澤依舊分為兩縣從河北都轉運司提點刑獄奏請也編録冊八月二日事省曲周入鷄澤在熙寧二年